

增订版

凯若斯 古希腊文读本

上册

Kairos
Reading Greek
Text and Commentary

刘小枫 编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增订版

凯若斯 古希腊文读本

上册

Kairos
Reading Greek
Text and Commentary

刘小枫 编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据希腊人的古老传说, *Kaiρός*[时机] 为众女神之一, 其角色有点像罗马人传说中的 *Fortuna* [命运女神]。从希腊诸神谱图中可以看到, *Kaiρός* 身上有展开的双翅, 手持天平, 一副在世间主持公道的样子。奇怪的是, 她前额有密发, 后脑勺却光秃秃的——据说意思是: 谁不会把握时机, 就只会拽住这位女神的后脑勺(等于拽不住命运)。另一解释说: 谁如果不把握时机, 谁的头发就会被剃光(倒霉)。

按哲人的说法, *Kaiρός* 是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后来, 圣保罗用这个词来描绘耶稣基督悄然来临的时刻……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 把握自己的决定性时刻都至为重要。通过接触古希腊精神, 汉语思想也许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 *Kaiρός*, 或者留意到那个悄然的时刻……

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斲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

有些书实在珍贵、有王气(königliche),值得整个学人族(ganze Gelehrten-Geschlechter)好好地用,通过这族人的辛劳使得这些书保持干净、得到理解——不断加强这一信念,便是古典语文学之所在。古典语文学基于这样的前提:懂得使用这些如此珍贵的书籍的稀世之人总归会有(尽管不是随即就见得到)——毋宁说,那些自己在摆弄或能够摆弄这类书籍的人就是稀世之人。我要说,古典语文学以高贵的信念为前提——为了少数几个总是“即将到来”却还没有在此的人,得预先做完极为大量痛苦乃至本身不那么干净的活儿,这活儿就是“出于道德动机整理故书”。

► Montausier伯爵(1674–1730)做皇上路德维希十四的太子的老师时,整理出古希腊—罗马作家的经典作品,编成64卷作为教科书教太子,他称为“供道芬用”(in usum Delphini)。此语后来成为谚语,指“出于道德动机整理故书”,尼采这里的用法改太子名为复数(in usum Delphinorum[供道芬们用])。

尼采,《快乐的科学》,102条(刘小枫译文)

说 明

应教学之需,也为了征求读者意见,《凯若斯》上册在2005年以试用本形式刊印。现经增订,付之剞劂。

增补涉及文选段落、文选句析、语法说明、文史知识、研究文献,以符读本之实。订正针对试用本因更换希腊文字体引致的诸多误植字母。2005—2006学年随笔者在中山大学修读古希腊语文课程的焦敬媚同学眼力细致,随堂核查,找出好些不起眼的误植字母,逐一湔除,谨致谢忱。

《凯若斯》增订后分为《古希腊文读本》(附笺释,上下册)和《古希腊文述要》(附词法手册及经典作品语汇)。《述要》集中讲述词法、句法、修辞、文体,便于读者系统掌握相关文史知识;《读本》则为阅读古希腊作品原文提供机会。仅想尽快掌握古希腊语法的读者,使用《述要》足矣。尽管《读本》上册不再随文介绍语法知识,仍按从易到难进阶编排,凡有英文基础的读者亦可循序渐进。

增订部分的文选词汇录入主要由西南政法大学教师郑兴凤同志完成,谨此深表谢意。

增订本成稿于2007年,复经一学年教学后基本定稿。2010至2012年,彭磊博士和娄林博士先后用本稿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实验班教学,再检核出若干希腊文误植字母,并订正了若干句法解释和文选汉译。可见,虽经反复校订,大小失误仍然难免(均由笔者承担责任),读者若有所见,敬请指正。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庚寅年7月

弁　　言

同治十三年，二品顶戴按察使兼两广盐运使钟谦钧（云卿，巴陵人）为自己卸官后汇编的《古经解汇函：附小学三种函》写下序文。其时，坊间已有《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通志堂经解》，按察使何以还要汇编《古经解汇函》？

那个时候，广州市长（知府大人）蛮有学养，他为该书作序说：仅据《十三经注疏》不足以研经，必同时求前人经解。《皇清经解》是当朝人的解经书，《通志堂经解》多刻宋元人解经书，按察使以为，若不求唐以前解经书，治经终会半途而废。何况，“自古入经部治经者，岂可不治小学哉”（小学已属经部：《尔雅》列于经）。《皇清经解》、《通志堂经解》不收小学书，实一大缺憾。有鉴于此，按察使据《四库提要》收罗唐以前解经书，汇编成《古经解汇函》，合刊小学书三种，冀与《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通志堂经解》鼎足，献书并藏于越秀山菊坡精舍。

清末新政以后，华夏有了现代与古代之分，古学术逐渐成了古董，小学演变成“古代汉语”的专业之一。

笔者高中毕业下乡插队，时值文革转折期，从朋友处借得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带到乡下，花两年夜间自学多遍。虽然好多地方没搞懂，毕竟初知一点小学常识，后来受益无穷。

经与史素为古学经纬，中西皆然。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学术遭遇西学百余年，学人大多忙于研习形而上学，用心于西学经史者，似乎最为稀罕。进入西方经、史的门径——以古希腊文言和古典拉丁文言为基础的古典语文学（堪称西方小学），门可罗雀。

据说整个西方思想不过柏拉图注脚耳。可是，欲通达柏拉图氏，若不先通达古希腊文字解诂，难免隔靴搔痒。再说，品尝古希腊作家的原文，不仅是一种古典修养，也是一种性情享受——读汉语的古典作品同样如此。倘若以为古希腊文字是老古董，就搞错了——古希腊文学翻译大家周作人先生觉得：

翻二千年前芦叶卷子所书，反觉得比现今从上海滩的排字房里拿出来的东西还要摩登。（《希腊拟曲·译序》）

今天，我们需要比过去的时代更多地关心“古典”。因为，人类记忆中的高贵精神的生动面容已经被如今“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变成了僵硬痴呆的面具，古典的传世作品被后现代学术变成了各种时髦“主义”用来玩解构的对象。

据说思想要么带土地味，要么带大海味。德意志浪漫派和俄罗斯民粹派思想家喜欢说，思想是土地性的……可是，无论德语思想还是俄语思想，虽生长在陆地，源头却带有大海——爱琴海的咸湿味。爱琴海养育的古希腊思想，其语言起伏曲折，据说不像适合拟订法律的古典拉丁语文那般僵硬。也许可以说，语文是思想的身体，思想通过身体才能散发出气味。倘若我们能通过身体闻到思想的气味，或者在思想的气味中熟悉身体，就会对古典思想有感性的了解——掌握古希腊语文的基本知识，才能熟悉古希腊教养的种种细节（欧美国家的人文学科迄今仍习古希腊文和古典拉丁文，一些著名的古希腊语文学家是人文学科老师，而非大学教授）。

遗憾的是，如今西方的古希腊文教本多近乎单纯的语言教科书，以绍介基本语法为主，例句是从古典文句中剪接出来的，无异于把语文学变成了语言学（这是现代的名堂）——笔者赴欧洲念书前自学用的英文教本就如此。在巴塞尔大学学习古希腊语时，笔者得到的教本有幸以未经简写的古典作品段落为主，带出词法、句法和古典学问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教本让笔者想起当年在乡下自学用的《古代汉语》。笔者当时就想，要是我国有与《古代汉语》相似的古希腊语读本，从前的自学定会有所自得。

本书主要为大学文科学生和古典学问的爱好者提供接触古希腊文典的机会，涵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纪事、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典等多种文类。笔者无意编写语言教科书，对于希望较快掌握古希腊语文的人，本书当然也可用来应付考试。但笔者更希望读者直接触摸古希腊思想的身体，借助小学功夫感受翻译作品中未能尽然传达出来的精神气息，加深对传世不衰的古希腊作品的理解——进而体会到，靠译本接触古典文本，定会丢失不少东西。历代翻译家们的伟大功绩丝毫不应贬低，但无论有多么完美的翻译，阅读原文获得的享受仍然不可取代——西方现代语文的译作同样至少很难传达原文词语搭配的韵味。读者大可放心的是，笔者不会用种种复杂的音韵规则来让人扫兴，用语法表格把对古典诗文的年轻热情赶进堆满词法规则的胡同，而是希望古希腊诗人墨客的文句能将读者领进引人入胜的古典思情，与此同时乘机攻克一个个小学难关。

笔者眼下客居已经说不上秀丽、满身现代化灰尘的越秀山麓，哪有藏经精舍可寻……献书大学可乎？

重庆枇杷山人 刘小枫

2003年12月，中山大学哲学系

鸣 谢

1993年,笔者从巴塞尔留学回来,即着手用业余时间编修读本。时在香港供职,编务繁重,又无帮手,进展极缓慢。2002年,笔者转到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学术条件比在香港时好很多,且有幸得到蒋芒、成官泯、卢白羽帮忙翻译部分语文资料,张新樟、顾丽玲、程志敏录入部分文选原文或词汇,黄群协助编辑全书体例,不仅使编修工作大为加快,亦使读本面目如我所愿,谨致衷心感谢。

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为笔者提供的良好学术条件。笔者以读本为讲义在教学中试用过两个学年,虽经反复订正,大小失误仍然难免,盼大方之家不吝指教,在此先说感谢。

刘小枫

2005年5月6日

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编例

1. 读本据多种西人古典语文学家编写的古希腊语文教材辅以相关古希腊文学作品笺注编修而成。笔者企望集合各方优长、广采博取，以期习者较为全面地接触各类文体的古希腊原典。
2. 读本提供的范文或例句，无一例外出自古希腊原作（绝大多数未经简写），随进程增加长度和难度，旨在培养直接阅读原文的能力。
3. 读本包含古希腊语全部基本小学知识——词法和句法。为便于读者系统学习和随手查阅，语法知识单独成册（见《古希腊语文学述要》）。笔者不主张“一点一滴”讲述语法，建议尽早集中地掌握语法（尤其词法）的全部基础知识。前三个单元的文选以简单句为主，便于习者先集中精力掌握基本语法。自第四单元起，逐渐加大文选篇幅，难易交替，通过广泛阅读巩固所学语法——反之，所学语法则支撑阅读的深入和扩大。无论学习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西方语文，最终目的都在于获得语感（而非仅仅知道语法规则），而语感只有通过广泛阅读作品才有可能获得。
4. 读本注重训练细读古希腊语作品的细节——相当于作品选读（或经典举要，带训诂〔词源知识〕和笺注），词释和句解另册便于翻检（见《笺释》）。文选所附中译文，仅供参考（凡未特别注明者，均为编修者译文）。
5. 词法（词形学）最为复杂，一部古希腊语法书，几乎等于名词、形容词、代词变格尤其动词各种时态、语态、语式的变位表。读本附有词法简表，方便读者使用——语法术语按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译法统一。
6. 读本亦绍介古希腊学术和文学源流及派别方面的知识，结合作品扼要述及文学和思潮的起伏变动及其背景，并不惮前后反复涉及，以期读者有贯通的理解——解释多出自欧人的见解，间亦附以鄙见。
7. 古希腊文学和思想的现代研究及其当前发展的有关文献，亦随文略加涉猎，以期读者了解西方古典学问的晚近面貌。

8. 读本分上下两册——上册前三单元为初级读本,后三单元为中级读本,可供两个学期[每周4-6学时计]教学之用,亦可供对古希腊文学有兴趣的读者修闲。下册为高级读本,按古希腊文史发展线索,研读段落更长、语文难度更大的经典原文(从荷马诗文到晚期希腊典籍),可供研究生教学之用或自修。

9. 习者当一步步扎实掌握基本语法知识——必须随每课课文背记单词,通过适合自己个性的种种学习方式搞清语法细节,这样才会渐入佳境,否则难免事倍功半或者半途而废。

目 录

说 明 / 1

弁 言 / 1

鸣 谢 / 3

编 例 / 5

第一单元 古希腊文与爱琴海文明 / 1

1 礼法与文字 / 7

2 “这是我的身体” / 13

3 “至亲的妹妹伊丝墨涅的头……” / 17

4 “认识你自己！” / 21

5 七贤与贤良政制 / 27

6 太初有言 / 33

第二单元 赫拉克勒斯抑或哲人 / 39

7 自然与德性 / 43

8 冥思自然 / 51

9 自然诗人的神 / 57

10 哲人与自由 / 63

11 如果真理是女人 / 69

第三单元 田园诗般的幸福 / 77

12 在七弦琴上经历爱情的女人 / 81

- 13 哦,牧羊人…… / 89
- 14 冬日春怨 / 95
- 15 福音中的牧歌 / 101
- 16 菜园哲人的临终书信 / 107

第四单元 竞赛与技艺 / 115

- 17 第欧根尼与两百米赛跑 / 121
- 18 痴呆与怯懦 / 125
- 19 宁愿被不义地处死 / 131
- 20 争吻 / 135
- 21 辩才无碍 / 141
- 22 诸神与医术 / 145

第五单元 色诺芬上行记 / 155

- 23 质朴平实的笔法 / 159
- 24 小居鲁士的演说 / 163
- 25 小居鲁士的教育 / 167
- 26 性命托付给谁? / 173
- 27 求签与得梦 / 179
- 28 下界的山村 / 185
- 29 啊,大海! / 189
- 30 “先了解他们是谁” /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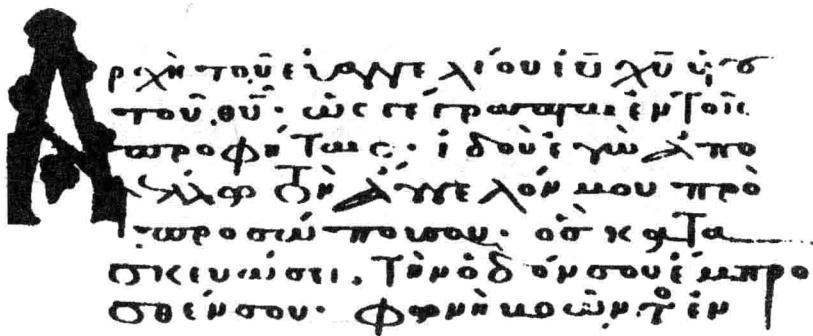
第六单元 君王、霸王、哲人王 / 197

- 31 何谓“贵族” / 205
- 32 城邦诉歌 / 211
- 33 丝缕之有纪 / 219
- 34 偷看王后裸体的代价 / 225
- 35 临终时的伯利克勒斯 / 235
- 36 君王的智慧 / 243
- 37 隐微颂辞 / 251
- 38 不能分享忘川之水 / 259
- 39 山民眼中的民主政治 / 271

第一单元 古希腊文与爱琴海文明

公元两千多年前，爱琴海及其周边地区受到一些不明人群频繁攻击，这些人驱逐当地原住的非印欧人，占领这些地区，建立起自己的部落，自称Hellenes〔“Ελληνες”〕（据说这个词源于今色萨利的一个小山，中译习惯译作“希腊人”，按音译原则当译作“赫勒涅人”），说的语言也差不多叫这个名称。Greece〔希腊〕以及Greek〔希腊语〕是后来西方的罗马人对他们的称呼，其实，Greece本来不过是希腊西北部山地或靠近意大利的Hellenes中的一支部族。

Hellenes说的语言即希腊语，按语言学分类，属印-欧语系（包括印度语、伊朗语、亚美尼亚语、斯拉夫语、日耳曼语等），在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一直是活的语言，其文字史据说可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



古体希腊文

由于历史嬗变，“希腊语”（Greek）这个词的含义变得含混不清，古希腊语与现代希腊语差别其实不小。大致来讲，从荷马史诗算起，希腊语迄今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古希腊语——中古（拜占庭）希腊语——现代希腊语，已有近三千年历史。

中古（拜占庭）希腊语 指东罗马帝国用的希腊语，是古希腊语（实即普通希腊

语)的延续。当时的上层人士崇尚古希腊文明,以操古希腊语为荣,聘请教师给子弟讲授很文气的古希腊语,刻意模仿古希腊文言。但这种古希腊语文言仅官场和学人用,普通人则讲通俗希腊话,也就是所谓 *Ρωμαική* [罗马希腊话](意为罗马国治下的希腊所使用的语言,比较 *Ρωμαιός* [罗马国臣民]),文言与白话并行。

希腊语的历史断层 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陷落,土耳其人占领希腊,希腊话的使用范围从此大为缩小,仅在希腊本土和爱琴海诸岛及其他地区的希腊移民中通行。

现代希腊语 19世纪中期出现希腊独立运动(国名为 *Ελλάς*, 国民则称 *Έλληνες*),政治家掀起希腊语纯洁化运动,承接中古(拜占庭)希腊话,逐渐形成现代希腊语。当然不会再用 *Ρωμαική* 这种叫法,而是称为 *Έλληνικη* 或 *Έλληνικα*。文人写作刻意排斥外来词(尤其土耳其语词汇),追仿古希腊语文言。但百姓并非如此,因此,现代希腊语仍有文言与白话之分。在有教养的人圈里,交谈都使用(针对土耳其语素)纯洁化后的现代希腊文语,称为 *ἡ καθαρεύοντα* [雅语](比较 *καθαρεύω* [保持纯洁]),如今希腊的出版物几乎都使用这种文语。据说柏拉图(*Πλάτων*,拉丁文 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若回到如今的雅典逛书店,除看不懂现代的科技和学术词语外,大多都能蒙明白(是否真的如此,只有柏翁自己才晓得)。这种文语用于文学写作、新闻报道、宗教仪式、国会演讲、大学授课,与此并存的还有普通人使用的 *ἡ δημοτίκη* [俗语](当然也有用此写作的通俗作家)。目前,使用这种现代希腊语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希腊(使用人口七百多万)、塞浦路斯(使用人口四十多万)和南意大利(使用人口十余万)。



宙斯与提丰之战

回过头看“古希腊语”这个概念。如果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古希腊语文的历史通常也分三个时期:以史诗为代表的古风时期、以雅典民主制为代表的古典时期、亡国后的所谓希腊化时期——相应简称为:古风希腊文、古典希腊文、普通希腊文。

古风希腊文 指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古希腊文,通常以荷马诗文作为表征。荷

马诗文当然不是泛希腊地区当时共同的语文，毋宁说，荷马诗文标志着有文字记载的希腊文明的开端，从而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学语言，对西方文学传统的感觉、措辞乃至谋篇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那个时候，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希腊还没有统一方言，古风时期的希腊诗人都用自己的方言写作——荷马用来写作的希腊文是古伊奥尼亚方言(Ionic)，史称第一位西方哲人的泰勒斯也用这种方言；有的诗人则用多里斯方言(Doric)写作。

► 从地缘上讲，据说荷马还不能算欧洲语言之父，稍晚于荷马的赫西俄德才真正算西方的文人鼻祖，他出生在希腊中部的波伊俄提亚(Boiotien)，属欧洲地域，其《神谱》(或译《诸神的诞生》)塑造了希腊神话中神的家族及座次，他也用古伊奥尼亚方言写作(参见Pierre Judet de la Combe编，《赫西俄德：诗神之艺》，吴雅凌译，北京：华夏版2004)。

古希腊的方言主要有：伊奥尼亚方言〔东部希腊语〕(德尔斐神谕以及雅典圣王梭伦都用这种方言)、埃奥利斯(Aeolian)方言、多里斯方言(后两者是姐妹语言，合称“西部希腊语”)。著名的阿提卡方言(Attic)其实是伊奥尼亚方言的一支，因雅典全盛时期产生出不少大作家，阿提卡方言反而比伊奥尼亚方言更为闻名(我国学界过去对这些方言名称的汉译颇为混乱，今统一按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译法)。

► 伊奥尼亚人(族)居住在爱琴海西岸和东岸中段，以及大部分爱琴海岛(如开俄斯、萨摩斯、那克索斯等岛)，这些地方统称为“伊奥尼亚方言区”。这个民族的成分是以“伊翁”(Iow / Ion)为祖先的一支希腊人，所以称为伊奥尼人(Ionic)。此外还有佩拉司吉人，以及后来从希腊中部山区移居阿提卡(爱琴海西岸中段)的希腊族人(如卡德摩司后裔的卡德米亚人)。伊奥尼亚-阿提卡方言分古和近两支：古的一支即荷马叙事诗用的方言(亦称史诗方言)，作为口语当时还通行在小亚细亚沿海岸，以及绝大多数爱琴海岛屿和西西里。近的一支指公元前5世纪的伊奥尼人所操的语言，纪事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及医术之父希波克拉底(生于公元前460年)就用这种方言。

► 埃奥利斯人(族)居住在希腊北部高原和中部地区、伯罗奔半岛西北部及中部、爱琴海岸北段、黑海沿岸和塞浦路斯岛等地，这些地方称为“阿卡狄亚和埃奥利斯-阿该亚方言区”。著名女诗人萨福就使用这种方言，在荷马史诗以及后来的诗作中，也都可以找到埃奥利斯方言的蛛丝马迹。

► 多里斯人居住在伯罗奔半岛东部和南部、科林多海湾地带、克里特和罗得斯等岛屿，以及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南端，这些地区称为“多里斯方言区”。好些早期抒情诗人使用这种西部希腊方言；雅典肃剧中的合唱歌中也有多里斯方言的痕迹。

古典希腊文 这一名称得自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古典时期”(约公元前500-前300年间)，以雅典方言(阿提卡方言，即雅典城邦居民所操的语言，属伊奥尼亚方言

分支)为主——三大肃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修昔底德、德谟克利特、阿里斯托芬、柏拉图、色诺芬用来修文的希腊文,也包括当时的其他方言(公元前492—前478年希腊—波斯战争后,雅典城邦极为强盛,其语言因而具有扩散力——有如当今的美国英语)。

► 阿提卡方言也分古、近两支;肃剧诗人及修昔底德用的是较古的那支;较晚的阿提卡作家用的是时间较近的那支。

普通希腊文 随亚历山大的征程不断延伸,逐渐形成打破方言格局的普通(*κοινή* [共同的、共通的])希腊语——当时的所谓Lingua franca[官方语言]——让人联想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普通希腊语从亚历山大时期开端(按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年继位算起),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就处于阿提卡方言与普通希腊语的交接期。公元前283—前135年间,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将《圣经》从希伯来文译为普通希腊文(即今《圣经》中的旧约部分,称Septuaginta[七十子本])。由于雅典在文学、政治及其他各方面的辉煌成就,阿提卡方言逐渐在各地方言中占了上风(古希腊语法依据这一方言制拟而成),于是,阿提卡方言成为古希腊“普通话”的基础。普通希腊语(其口语形式带阿提卡方言色彩,夹杂伊奥尼亚方言其他地区的词汇以及外来语词,但都用阿提卡方言拼写)的书面语,形式上比阿提卡希腊语更简单(圣保罗就是用这种希腊语给罗马帝国治下的基督徒写信)——这种希腊语文一直用到差不多公元6世纪。当时的文学语言其实靠近口语,后来成为书面语,口语别行,拜占庭希腊语就出现了。

►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从先秦文直贯唐文。实际上,古代汉语在东汉末以来经历了很大变化,佛教东传的影响十分明显,以至于可以说,古代汉语史亦当分为上古和中古时期。就思想发展而言,由于佛教入华的冲击,汉语文化自唐以来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由解决这些问题所带出的思想方式,也大异于两汉以前(参见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考论》,巴蜀书社,2001)。

学习古希腊语文,最好从古典希腊文入手,然后向两头延伸——(阿提卡方言的)古典希腊语不仅为阅读雅典肃剧、谐剧、史书和哲学作品提供了基础,也为学习阅读古风希腊语作品和希腊化时代的普通希腊语作品提供了基础——即便仅仅为研读《新约》,也应该从古典希腊文入手(到巴塞尔念书前,笔者在国内自学过一年希腊文,用英文版《新约希腊文》,到欧洲后才晓得基本上不管用)。

► 另一途径是从古风希腊语(荷马作品)入手,歌德就是靠直接硬啃荷马作品来掌握古希腊文。德国18世纪的著名哲人门德尔松为了反驳康德,决心学习古希腊语,以便翻译柏拉图,为了不让自己因哲学文字分心,也直接读荷马(教材可用Pharr编, *Homeric Greek: a book for beginners*, 版本下载: www.textkit.com/learn/ID/165/author_id/81/)。

关于古希腊文明的一般读物：基托，《希腊人》，黄涛、徐卫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马丁，《古希腊简史》，杨敬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Maurice Meuleau，《希腊人》，郑德弟译，台北：三民书局，1997；Pierre Lévéque，《希腊的灿烂文明》，王鹏、陈祚敏译，上海书店，1999；Virginia Alexandria，《民主的曙光》，老安译，山东画报版，2001；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晏绍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汉密尔顿，《希腊方式》，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默雷（Gilbert Murry），《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007；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多佛主编，《古希腊文学常谈》，陈国强译，华夏出版社，2012。

在这一单元里，我们从古希腊语文的字母、语音和音韵规则入手，通过接触一些古希腊的箴言、铭文、经典作品的名句，了解古希腊语的基本语法知识（冠词、代词、名词、形容词的变格以及动词的变位）。